

《人民的名义》28日开播,现代快报对话编剧周梅森

反腐大剧重磅回归



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写到一半时,周梅森还在考虑:反腐要写到什么程度?

周梅森很忙,电视剧开播在即,为了配合宣传,几乎从早到晚在接受媒体采访。

先是小说出版,再是话剧首演,接着是电视剧开播。沉寂多年后,他创作的同名小说、话剧、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,在这个早春三月“集中爆发”。

周梅森以《人间正道》《绝对权力》《国家公诉》等一系列政治小说闻名。这些作品都曾被成功地改编为影视作品,而他也无一例外地承担着双重角色——既是小说作者,又是影视剧编剧。但在过去几年,这驾反腐“马车”显得比较沉寂。有很长一段时间,他没发表过一个字。

2004年之后,因数量泛滥、过度开采以及题材特殊敏感等原因,曾经备受瞩目的政治反腐题材剧被监管部门严令整顿,进入了长达十年的“淡出期”。

转机出现在2015年,随着十八大后反腐工作的大力推进,有关方面要求加强反腐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和生产。在最高影视中心的大力邀和安排下,周梅森前往检察机关及收押腐败犯罪高官的监狱深入生活,获得了第一手的写作素材。而在剧本创作阶段,江苏省委宣传部、各级检察机关等给予了大力支持。

《人民的名义》从开始立项便备受瞩目。除了它是最先立项获批的现实主义政治大剧,周梅森执笔编剧、担纲艺术总监,陆毅、张丰毅等40余名资深演员出演等最强“硬件”保障外,另一个原因在于,该剧深入反腐斗争十分复杂敏感的领域,在国内反腐作品中首次涉及副国级高官贪腐问题,周梅森称之为“史上尺度最大的反腐剧”。

《人民的名义》不但在尺

度上实现了大胆突破,而且以H省反腐肃贪工作为基点,立体化、全景式展现了近年来我国反腐败斗争的进程和脉络,具有深刻的现实针对性和文化启示性。

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专访时,周梅森非常兴奋。他告诉记者,这部投资1.2亿元的巨制,已由湖南卫视出价2.2亿元独家买断播放权。“反腐作品也要上不封顶”(《北京青年报》),“让‘尺度最大’的反腐剧亮相黄金档,天塌不下来”(《北京日报》),“《人民的名义》:在真实中寻求艺术突破”(《新华日报》),“伟大时代,需要作家靠前站”(《解放日报》)……上上下下舆论的全力支持,让他欣慰不已。

“我很高兴,现在大家能形成共识:在反腐这个宏大的时代命题面前,文学必须在场。”周梅森说。

中宣部原副部长、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程泰丰,对我发了火,说反腐搞到这种程度,十八大后倒掉这么多的贪官,你还是只写到公安厅长、写到副省级,完全不符合现实!

对话

“十八大后竟没一部像样反腐剧”

现代快报:您上一部小说还是2008年的《梦想与疯狂》。大概有8年,您没写政治小说。

周梅森:不是不写,是没发表过一个字。作家嘛,不管什么状况下,总要写点东西。主要还是创作环境问题,腐败愈演愈烈,而艺术作品严防死守,让人怎么写?我手上还有两个写到一半的本子。

现代快报:您就没想过不写政治小说了,写点其他的题材。

周梅森:首先我很喜欢写这类东西。我知道总有一天会发出来。我就是不信这种局面能够长久,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长久。

现代快报:除了兴趣之外,是不是还有某种信念的支撑?

周梅森:反腐题材不好写,很多时候是吃力不讨好。但我觉得,在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变革和发展的过程中,如果文学总不在场,总站在变革之外,离人民越来越远,肯定是不对的,起码我自己不愿意做这样的作家。

现代快报:但最高检影视中心刚开始找我拍戏,您是拒绝的。

周梅森:十几年前我和最高检影视中心合作做《国家公诉》,监管部门审了几个月,改了八百多处,另一部《绝对权力》也改了七八百处,差点被毙。这次最高检影视中心的范子文来找我,我们老朋友了,我就劝他别折腾了,这个不能写,那个不能写,何必呢。后来一次次找我,给我交了底。有关方面到广电总局和最高检影视中心搞调研,提出要加强对反腐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和生产,说十八大以来反腐搞到这种程度,老百姓这么关心,你们连一部戏、一部剧都没有,这个工作谁来做?于是他们就来找我。我知道,这次是玩真的了,形势不一样了。

现代快报:以前主要让您修改什么呢?

周梅森:这么说吧,现在中央讲的是反腐“刮骨疗毒、壮士断腕”,如果那时在电视剧里出现,就是很敏感的问题。这种台词在那时是肯定被要求删除和改动的。《人民的名义》中关于政法帮、秘书帮的描写,放在以前也是不行。而这次我们在拍摄过程中,有关领导同志专门带话来:一定要把我党“刮骨疗毒、壮士断腕”的决心写出来,一定要把党内有些野心家“团团伙伙、拉帮结派”的作派写进去。

现代快报:于是您就放开手脚去写了。

周梅森:其实我剧本写到一半都没有把握,反腐要写到什么程度。我要求他们开一个讨论会,那是2015年8月,在最高检会议室,请了最高检、反贪局,包括总局电视剧司的多位领导。中宣部原副部长、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、也是本剧总顾问程泰丰,对我发了火,说反腐搞到这种程度,十八大后倒掉这么多的贪官,你还是只写到公安厅长、写到副省级,完全不符合现实!老同志很失望。他这么跟我一发火,一下子让我认识到形势确实变了。这个会开得很重要,那是小说写完一大半,剧本写了一半的时候开的这个会。这个会让我打破了思想上的束缚,步子进一步放开。

主旋律作品一定要取信于老百姓

现代快报:您平时关注反腐方面的新闻动态吗?

周梅森:非常关注,我经常上中纪委网站,报道的大案要案我始终关注。十八大以后官员的落马过程,我可以说了如指掌。也许哪一天一个情节就给了我创作的灵感和启发。

现代快报:有哪些新闻素材是被您用到的?

周梅森:我吃惊的就是魏鹏远(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)的新闻,小说、电视剧我都用到了。最高检的同志问我要不要采访,我说不需要了,因为2亿现金已经很触目惊心了,不需要我虚构夸张,只需要想象一下就很有意思,贪了这么多钱,还住在

一个烂筒子楼里,吃不敢吃、喝不敢喝,替银行做了一次保管员。电视剧一开始就是抓他,非常好看,整面墙全是钞票,床上的全是钞票。

现代快报:视觉上很震撼。**周梅森:**这种人人都知道的著名案件,你如果轻描淡写、不敢正视,老百姓就会觉得你在瞒和骗。所以这部戏从一开始我就要求绝对真实。严酷的腐败现实,不能回避,不容回避。首先你要给老百姓一个信任感,让他们感觉到你是以一颗真诚的心来拍当代社会,不是那种虚情假意、浮皮蹭痒地进行心灵按摩的东西。老百姓都知道的事情就要拍给老百姓看。

“副国级”背后,是对政治生态的描写

现代快报:现实中的反腐不是也刺激着您的创作?

周梅森:对。没有反腐、没有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势头,也不可能会有这本书、这部剧。所以我们这个故事设置在2014年。正是在2014年,反腐风暴从山西开始席卷中国。

现代快报:设置副国级赵立春的创作初衷是什么?是因为当下的反腐形势,您也要与时俱进吗?

周梅森:首先要真实。我其实就是写了个大省的老书记,后来被提拔到中央,成了副国级领导,他做封疆大吏20年,把一个大省搞得乌烟瘴气、帮派林立,把党的政治规矩搞坏了、把政治生态搞坏了。老书记如

果退了,还能呼风唤雨吗?这不成立啊。只有他还任在位,他底下的人才觉得有靠山,才觉得很稳固,故事才能够成立。这种现实你不写出来就认为你是假的。

现代快报:小说里还出现了政法系和秘书帮,这是出于什么考虑?

周梅森:这部戏不仅仅是一部反腐剧、案件剧,如果只是案件剧,用不着找我周梅森写,这部剧是对中国政治的总体把握,就是反腐不仅仅是贪污多少钱,还有政治生态的问题,这些也是中央特别重视的东西。这种政治生态的腐败问题,其严重性不亚于经济腐败。

很快审完,送审56集,批下来是55集

现代快报:小说中的这些构思,到了电视剧里是不是要经过更精巧巧妙的处理?

周梅森:是的,电视剧是市场面最广的大众媒体,审查尺度最严。电视剧里,赵立春这个人我没让他出场,但是这部戏中他无处不在,“立春同志说”“立春同志来电话”“这是立春同志提拔的干部,不能动”,他的阴影处处存在,但是这个人没出现,只有声音没有形象。还有省委常委那一章,小说把与会者真实心态写出来,电视剧则不行。再比如说,小说中的老干部陈岩石向巡视组举报时激动之下死于心梗,电视剧里变成了为了保护人质倒在现场。这样处理更有动作感和戏剧性,而且不会那么灰暗。

现代快报:总局指出,反腐剧要反腐,而不能展示腐败。这种尺度怎么去把握?

周梅森:要反腐,不能展示腐败,但是要写出腐败对人民、百姓的切肤之痛,怎么伤害百姓,否则百姓不会关心这些事情。捞了多少钱,房子,搞了多少女人,都不是我创作的重点,反腐剧还要突出人性,对人性的挖掘和探讨。

现代快报:听说这次剧本过审很顺利,评价也非常高。

周梅森:在送审之前,我跟导演说,做好删5集、修改1000处的准备,结果这次送到总局,很快全部审完,送审56集,最终批下来是55集。反腐剧必须直面现实,但同时要给人民以希望。



政治大剧《人民的名义》汇集了陆毅、张丰毅、胡静等实力派演员

“咱不去秦城,咱就在南京的浦口”

现代快报:除了新闻报道,您还有什么搜集素材的途径?

周梅森:我是最高检影视中心艺术顾问,一直和检察系统保持联系。从基层检察院到最高检,包括到监狱采访,他们都替我作安排,但不干涉我的创作。

有很多报道夸大其词,说我在秦城监狱同吃同住,我也成犯人了,我说你们想一想,秦城监狱难道是度假别墅吗,可以去同吃同住?都不过脑子的,纠正了几次。

这个请您帮我辟个谣,就在江苏南京的浦口监狱,没有秦城监狱这一说。几家报纸我给他们打招呼,叫他们帮我顺手辟谣,没一家干的,他们不提秦城了,但还接着写监狱,讲我跟犯人怎么座谈,给人感觉我还在监狱跟犯人呆着,今天导演李路又打电话来了,说我又“两进秦城监狱”了。我说,你有没有阻止他们?他说,阻止了,但没有用。

咱不去秦城,咱就在浦口。电视剧里面一个突破情节来源于浦口检察院的一个真实案件。

现代快报:您在浦口监狱见了几个人?

周梅森:大概八九个人吧。有某区的前区长,有某市前市委常委、统战部长,都是我不认识的。有两个认识的,当时不在,被提审了。主要是厅局级的职务犯罪,行贿受贿。在监狱里呆了7到10年,都是在掌握实权的高危岗位上。极少的干部一上来就贪污,大多数都是因为一念之差,或者是因为身边人出事牵涉进去。

现代快报:您既不是党员,也没有官职,您是怎样走近这些官员,揣摩他们的心理的?

周梅森:1995年,我在徐州市政府挂职任副秘书长,后来挂职期满,组织上又让我去交通厅任公路管理局副局长,任命书都来了,我没去。这段经历让我充分了解了权力的运作方式,也接触到了很多官员朋友。这么多年,他们一直对我都是毫无保留的。我也能感受到他们的两面性:白天作报告,晚上喝酒,嘲讽自己白天作的报告;拉帮结派,

不是他的人,他一概不用。说实话,他们当中有出事的,都是些很能干的人。我很痛心。我不是痛心于他们的落马,而是痛心于他们的变化。我写小说,就是要弄清楚他们的防线第一次是怎么突破的,人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。

现代快报: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走向腐败的深渊?

周梅森:腐败有多种原因,多种形态。说白了,腐败就是人性的贪念在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时发展到了极端。中国人常说“苟富贵,无相忘”,但在现实中,很容易演变成“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”。绝对的权力导致了绝对的腐败。

我不愿把他们描写成魔鬼,其实他们也不是魔鬼,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。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,我不敢替自己打保票,也不相信别人的信誓旦旦,只要长期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,人的心态和行为很难不受腐蚀,你不主动贪腐,也有人设下圈套套你进去,总有一发子弹会击中你。

现代快报:去年年底央视播出的两部纪录片《永远在路上》《打铁还需自身硬》给观众以巨大的震撼,那会儿电视剧的拍摄应该已经杀青了。观众现在再看电视剧会不会觉得不过瘾?

周梅森:是的。新闻比我们作家的描写精彩得多。那么文学的意义在哪里?文学怎么跑得过新闻?所以,在纪录片没出来之前,我讲的那个原则非常重要,主旋律作品一定要取信于老百姓,人们都不相信你,你就不可能有读者和观众,小说已经第四印了,我们这个剧的好处在于,在纪录片出来之前,以前的那些防线就已经全部突破。否则,纪录片一出来,你写的还是隔靴搔痒的。大家就不要看这个戏了。

新闻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了,作家还在扯什么扯啊。作家、编剧可以调动文学和影视的手段来吸引读者,但你手段再高明,如果不能提供新鲜的东西,观众仍然不买你的账。所以这里面首先必须要真诚,要有洞察力,还要有胆量胆识。

现代快报:对于收视率,您应该很有信心。

周梅森:我十多年前的《绝对权力》也是在湖南卫视首播的,当时创下了32%的收视奇迹。这次我们也不敢放松,就看宣传攻势有多大,所有收视率最高的栏目全投放广告,专业团队每天发一个倒计时视频,地铁、机场、公交站台、分众传媒各种形式全部铺开。